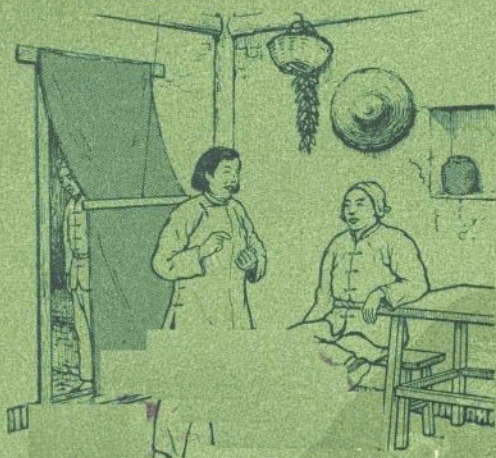


獨幕話劇

“老婆想不通”

薛 焰 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“老婆想不通”

〔独幕话剧〕

薛 焰著

時 間：一九五五年初冬。

地 點：某農村。

人 物：張老五 三十五歲。

張大嫂 三十二歲。

陳 斌 二十七歲。

小 紅 十一歲。

布 景：一間普通的房子，屋里擺設很簡單，左面有門通里屋，門上挂了一塊半新的毛毯。

〔開幕時，張老五在屋里走來走去，張大嫂坐在炕的邊沿，這對老夫妻為着同一件事情在爭辯。〕

張老五：女人，到了那里也是女人！說來說去還是女人！芝麻大的一點事，就用你這樣為難？大丈夫肚里都能撐開船呢。

張大嫂：你肚子大，能撐船，你怎么不說，偏叫我說？

張老五：你真是地地道道的女人！你也給我照顧一下這個

呀！(指臉)

張大嫂：你有臉，我就沒有？你的臉也不是金子打的，我的也不是爛鉄鑄的。我看也比你賤不了多少。

張老五：這可不是什麼貴呀賤呀的問題，我怎麼說你就怎麼說，又不是要你說圈子以外的話。

張大嫂：你讓我干什麼都成，鋤呀，耙呀，修打堰子什麼都行，就是不會說假話騙人。

張老五：你知道什麼是假話，有說成虛，虛說成無，才叫假話。我們欠人的錢，你不知道？人家來要錢你能抗住？

張大嫂：大說成小，小說成大，不能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就是騙人！咱們欠人才三十塊錢，就值得賣耕牛？

張老五：是啊！是欠人三十塊，可是我們說欠人一百二十塊，多說的還不到一百塊，哦！才多說九十塊，這算說假話？難道說，我是憑空捏造？

張大嫂：你比我伶俐，你常說我糊塗，我問你，三十塊跟一百二十塊，一樣多？

張老五：是多一點，也差不多，還差不到一百塊。

張大嫂：好啦，你就給我一百二十塊，我就給你三十塊，你干不干？

張老五：我當然不干，多少不等，還總是差點。

張大嫂：這還不算說假話？不算騙人？

張老五：我問你，咱們欠不欠別人的錢？

張大嫂：欠呀！

張老五：要不要還呀？

張大嫂：借錢還錢，為什麼不還呢？

張老五：對呀！錢從那裏來？

張大嫂：好，我也問你。

張老五：問吧，夫妻平等嘛！

張大嫂：別人欠不欠咱們的錢？

張老五：是欠那麼幾塊。

張大嫂：幾塊？

張老五：算上五十塊。

張大嫂：就算五十塊吧！別人還不還我們？

張老五：那可說不上，咱們是欠別人，抗不住，人欠咱，要不下，你急緊要用錢，他說沒有，你能把他拿繩子拉來吃了？

張大嫂：別人能欠下你的錢？

張老五：不對，你一百個，一千個不對！好像這個家不是你的，外人質問我還可以，你可不能！哦！就算上全還了。你說該怎麼辦？

張大嫂：收回五十塊，還出三十塊，還余二十塊，為什麼要賣耕牛？

張老五：說你是女人，不假！連個賬也算不了，你不穿？我不戴？讓孩子光着屁股跑？這些東西誰白給你？處處都得用錢啊！

張大嫂：要是今年不入社，你是不是就不过了？

張老五：不入社也得賣。

張大嫂：你春天還打算再買呢。

張老五：春天就不是秋天，一時說一時，也正如你才說的三十塊不是一百二十塊，是一樣的道理。

張大嫂：你說句良心話。

張老五：就說不入社不賣，現在過不去要賣也不算晚吧！

張大嫂：咱們那點過不去？

張老五：就是真能過去，說個過不去又怕什麼，我的糊塗蛋。

張大嫂：能過去為什麼非要說過不去，我的伶俐人！

張老五：為賣耕牛。

張大嫂：你怎麼非賣耕牛不可？

張老五：你仔細的算一算，就知道這邊的妙處了。

張大嫂：你還是少妙一些的好。像你這樣妙，妙來妙去，真該要……

張老五：要什麼？

張大嫂：再妙就該要飯了。

張老五：你怎麼說這種話，我那一點對不起你們，你們缺吃？還是缺穿？

張大嫂：你像這樣再打算幾年，真不是說笑話，真該要飯了。

張老五：你說瞎話，我雖然不是料事如神，也能看個八九不

离十。

張大嫂：快算啦，前年大伙都鬧互助合作，添農具、搞生產，你偏偏變法弄了个碾子，也不知道你是以为拴住了金馬駒兒，还是一下就抱住了个聚宝盆，簡直是子孙万代也取不完了，什么一担糜子能打碾課二升呀，十石糜子二斗呀！弄來弄去攔下啦，反正，我跟你認倒霉就是了。

張老五：胡說，你說倒霉，这个我承認，要不是遇了个瞎了眼的石匠，真也錯不了。可是他安的碾子光能压面，气的我三天沒有說話，現在我就不那么办了。

張大嫂：你也办的实在不少了。別人都嫁了个大老粗，可是人家个个都过好了，我嫁了个孔明先生，可是光景倒跟別人差了一節。

張老五：說起念念叨叨來，你真能考狀元，天下第一名。过去不对，現在早覺悟了，你还念叨什么，堅決入社，走社会主义的路，你不同意都不行。

張大嫂：是真心入社，还是又有什么打算，我还鬧不清，要是真心，还能賣耕牛。

張老五：是真心，打开血心看，也是走社会主义的路，这些年还看不清？那是天下頂好的一条路。

張大嫂：那么为什么还要賣耕牛？

張老五：傻貨，賣耕牛跟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兩回事，要不人說你們女人頭髮長、料事短，我一說你就弄清了，

也难怪你，我倆爭吵了半天，我還沒有給你說一說關鍵。怨我！怨我！可也怨你！你就沒有給我留個說關鍵的空子。

張大嫂：我要能考狀元，你真該是窮叨咕的朝廷了。

張老五：你听着，我們把牛一賣，馬上就能拿一百五十塊，你說說，這能解決多少問題。這幾年你常怨我把光景過壞了，沒有給你買衣裳，沒有給孩子帽子戴，這一下就補起來了。

張大嫂：听呀！我的神仙，誰計較過穿呀戴的？我是怨你不走光明大道的，再說，你賣了耕牛，還不得拿股份基金呢。

張老五：知道，我把社章念的比你把你娘家有几口人記的還要熟。不錯，是拿股份基金，可那是幾年才往清扣的！

張大嫂：整要和零來，還不是一樣。

張老五：那怎么能一樣，給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，就比如這個襖袖子，今天磨破些，明天撕碎一片，一年兩年破了，也不覺什麼，要一下子從這（用手拍膀子）拉下去，就覺得心疼。

張大嫂：哼！

張老五：哼什麼，明白了吧！就這麼辦！

張大嫂：（諷刺地）快半輩子了，那件事敢不依你。

張老五：要是有人來動員你……

張大嫂：動員我？

張老五：你的思想搞不通，非賣耕牛不可。

張大嫂：我為什麼搞不通？為什麼要賣耕牛？是你要賣……

張老五：暗地里是我要賣，外場上還得是你要賣。：

張大嫂：我不干，你真不講理。

張老五：也不太難為你，也不是讓你說謊，咱們真欠人家的
錢還不了啊！

張大嫂：能還了。還余二十塊。

張老五：應該說欠人家一百二十塊。

〔外邊陳斌喊：“老五哥在不在？”

張老五：快說不在。

張大嫂：……不在！

張老五：我在里屋躲着听听他們的口气，你千萬照我說的
那樣說。可是千萬不能不入社，要一定不讓賣就
……反正硬一些。說的可憐些。

張大嫂：好！你進去吧。（心里有打算，自己覺得好笑，于是笑了
出來）

〔老五進里屋去。陳斌上。

陳 斌：五嫂，老五哥出去啦？

張大嫂：你沒有看見？剛剛出了這個家的門，到另一個門里
去了。

陳 斌：不在就不在吧！五嫂！咱們商量個事情，昨天晚上
登記入社戶，你們報名入社，到登記耕牛的時候，

五哥說你要賣耕牛，要還債，就沒登記。

張大嫂：（高聲）你听着，我就按你那樣說，要不又該說我說錯了，又是女人这个那个……（不由的笑）

陈 斌：（莫名其妙）五嫂！低一些好不好，我也沒有一定讓按我這樣說呀！

張大嫂：你不知道，低了怕听不見。

陈 斌：这就怪了，我又不聾，再說我也沒有說女人这个那个。

張大嫂：（故意）你听着！女人，轉到那也是女人，說來說去还是女人，芝麻大点事，还用你这么为难？大丈夫肚里还能撑开船呢。

陈 斌：五嫂，这不是为难不为难的問題呀！再說我也不是說話不頂話呀！

張大嫂：你真是地地道道的女人！

陈 斌：五嫂，这是什么話？

張大嫂：这不是什么貴呀賤呀的問題！

陈 斌：五嫂，怎么我說东你說西，是不是故意开玩笑？

張大嫂：你不知道这里面的妙处，哦！怨我，怨我，我沒有給你說出关键。也怪你，你就沒有給我留下說关键的空子。

陈 斌：我怎么沒給五嫂留下呢，我就是特意和你來研究的呀，好，咱們說正經事吧！如果你家真困难，咱們給你們解决，現在你們一口咬定要賣耕牛，这里边

总有別的原因，要說因為過不去，這是假話。

張大嫂：你知道什麼叫假話，有說成虛，虛說成無，才叫假話，我們欠人家的錢你不知道？人家來要錢你能抗住？

陳 斌：是欠人家的錢，可是也沒有到了賣牛的時候，還不到三十塊錢。

張大嫂：是三十塊，可是我們說成欠人家一百二十塊，多說的還不到一百塊，哦！才九十塊，這還算說假話，難道說我是憑空捏造？

陳 斌：五嫂，我問你。

張大嫂：問吧。

陳 斌：五嫂！我是來研究正經事的，你要是不願意也說話。

張大嫂：我是不敢更改一個字，問吧！

陳 斌：更改也沒有關係，別人還欠你家五十塊呀！為什麼不困難，非要說個困難不可？

張大嫂：為賣耕牛。

陳 斌：哦！這我就明白了，原來是東說西說就是為了賣牛，其實你們打算的也不大周到了，單干也得牛啊！再說還得股份基金呀！

張大嫂：你不知道這裡面的妙處，我給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，比方說這個襖袖子……（挖苦地）比方說拿錢就像從身上往下割肉吧，今天割一塊，明天頂多好

个疤，后天拉一絲，身上看去頂多是不大光滑一些，要是一下从这兒(用手拍膀子)一下剝去，肉疼不疼事倒不大，心就得疼死。(高声)对不对？

陈 斌：五嫂！真是越說越鬧不清了！这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張大嫂：你不知道这里面的妙处。

〔外面小紅喊：“爹！爹！”跑上。

小 紅：爹呢？

張大嫂：就出了这个家的門，你就在近处找吧。

小 紅：誰知道爹上那去啦，人家都在搭牛圈，就是爹沒有去。(問陈斌)叔叔，怎么不讓爹去？要是不讓我家入我就告你。

陈 斌：讓！你还是問你媽吧！

張大嫂：入！你去搭去。鉆在里屋。

小 紅：我去搭！(走向里屋，忽返身)鉆不在里屋，在凉房。
(跑下)

〔外面喊：“陈斌！陈斌！是这样弄嗎？”陈斌站起。

陈 斌：五嫂！談了半天，也沒有談出个結果來，不过我是明白了，大概你們是不想入社吧！

張大嫂：不是！不是！

〔外声：“陈斌，快來！”

張大嫂：你先出去看看，快來，是長是圓談到个地头。

陈 斌：好！我就來！(下)

張大嫂：出來吧！出來換換氣。

〔張老五慢慢出來，顯着不高興的樣子。〕

張老五：女人，說來說去還是女人，咳！

張大嫂：又怎麼啦？（故意）我不是句句話都按你說的說了嗎？你聽到我那一句話出了你給我划的圈子？是不是因為我說的還不如你完全？唉！怪我記性不好。

張老五：誰要你死扣板眼兒，一字不差的說呢！要說記性，真是天下第一名，再記性好，該連我也端出來了。

張大嫂：是你讓這樣，你又再三叮嚀過我啊！

張老五：我真沒想到你這樣糊塗，一字一句的給我連老底子端出來了，再說一會，連祖宗三代也得背出來，氣的我真想出來！

張大嫂：那你為什麼不出來？

張老五：能出來？能出來嗎？

張大嫂：現在出來也不晚，一會兒陳斌還來，你說吧！我自己認識自己，天生的小鬼怎麼也吃不上大供獻。看你的吧！

張老五：一會兒陳斌來了還是你說。

張大嫂：這場戲我算演夠了，再說我的心眼太死，不愁又給你連底兒端出來。

張老五：不要怕！我來教給你，你不要句句話都照我的說，咱們有一條原則，就是堅決入社，一定賣牛。我想

再是死腦筋，也該知道里头的妙处了吧？

張大嫂：不行，要不就干脆不入社，要入社就不准賣耕牛，討便宜。

張老五：我办事还有一条原則，就是寧叫碰了不能誤了。一定不行，我來收場。千萬不能露一点不入社的意思。再說你剛才說困難就不賣力气，也不像。

張大嫂：我早說過，我不會說假話。

張老五：什麼叫假話，有說成虛……

張大嫂：虛說成無。

張老五：記性真不壞。

〔陳斌在外：“對！就那麼辦。”

張老五：抱住原則，千萬抱住原則。一定不行，我來收場，放心！（急進里屋）

〔陳斌上。

陳斌：五嫂，我們也合計了一下，覺得你們這個情形是特別，也許是不願意入社，故意找的借口。

張大嫂：堅決入社，一定賣牛。

陳斌：是這樣！以前也說的清楚，要入社非得全家都商量好，一個人不願意，先攔一攔，免的過後吵吵嚷嚷。是不是？五嫂！

張大嫂：（故意放高聲音）堅決入社，一定賣牛。

陳斌：是嘛！入社是自願的，不能強迫，如果不願入社，何必找借口。誰也拉不進去。

張大嫂：堅決入社，一定賣牛。

陳 斌：五嫂！我倒願意听听你的真心話。五嫂何必總開玩笑，好吧！我才說過，有困難，社里和信用社都能解決，故意說有困難，又要賣牛，誰也能想到，這是為了什麼，咱們宣傳了半個多月，我想道理大家都懂了，如今馬上要進入四評，既然是這樣，還是等一年再說吧！

〔里屋窗戶响了一聲，好像有什麼東西碰了一下。〕

陳 斌：里屋有什麼？

張大嫂：貓，一個貓，整天折騰，弄的別人整天不安靜，嘴饞的就想乘人不在偷吃些東西。

陳 斌：大吧？一定很大。

張大嫂：大！挺大！讓它捉耗子，它不，它倒快變成個耗子了。

陳 斌：那還要它？

張大嫂：我怎也不忍的丟了它，還盼它能捉耗子。不要整天想偷吃人家的東西。

陳 斌：我該走了，一句話，五嫂，你和五哥商量一下，你要不同意，晚一年再看吧。

〔張老五由外面上。〕

張老五：老陳，你來了有一會了吧！

陳 斌：五哥去那來？

張老五：清早就出去了，她二姐夫的一個外甥子，要找對

象，非要我去說一說不行。

陈 斌：五哥是介紹人？

張老五：如今还用介紹人，都是自由对象。

陈 斌：五哥，嫂子还是想不通，我來談了兩次，总是要坚决入社，一定賣牛。我看还是等一年再說吧！

張老五：不行，今年一定入！也难怪，老婆們就是想不通，我昨天晚上就回來劝了半夜，今天又劝了一上午……哦！一早上，怎說也不行，可是我非入社不可，你放心，这点事包在我身上。

陈 斌：我看还是跟嫂子商量一下吧。

張大嫂：哈哈，真能笑死人。

張老五：这还笑什么。你們真是頭髮長，料事短，你就不想一想，咱們整天还說人，就是真有困难，也得尋个解决法才对。現在賣耕牛，別人怎么想！（問陈）你說对不对？（向張大嫂）你好好想一想。

張大嫂：阿弥陀佛天知道。

〔小紅在外：“爹！爹！”急上。〕

小 紅：爹！人家都搭牛圈，讓我找了你半天，你怎么躲起來了。有門不走，爹！你怎跳里屋的窗戶？

張老五：胡說！誰跳窗戶？

小 紅：剛才我親眼看着你从里屋窗戶跳出來，就不認賬了。

陈 斌：跳窗戶？

張大嫂：你爹練武功呢！

張老五：你怎么跟爹也开起玩笑來了，再說假話我揍你，
(向張大嫂)这都是你慣的。

小 紅：誰說假話，我們老师几时也不讓說假話，爹你才是
眼对鼻子騙人哪。

張老五：少多嘴。

小 紅：看衣服沾了这么多的土。看头上还碰起來这么大的
的一个圪旦，这可有憑有据了。

張老五：一巴掌打灰你。

陈 斌：哦！怪不得剛才里屋窗戶嘭的响了一声，(向張大
嫂)你还說是猫呢。

張大嫂：我还以为猫又想偷吃些油水呢！

陈 斌：老五哥，怎么回事，躲在里屋不出來。

張大嫂：演双簧呢。

張老五：唉！五哥想賣牛，拿几个現錢，假推給你五嫂……

張大嫂：他的臉比我的值錢。

張老五：我讓你真耍笑够了。

張大嫂：(大笑)我那点沒按你的話說？

陈 斌：怪不得五嫂前言不对后語。

小 紅：爹！去搭牛圈吧！

張老五：去！就是你坏的事。

陈 斌：老五哥，你不願入社就拉倒，何必玩这些把戲。

張老五：不！要入社，打心眼里要入社。

陈 斌：那又为什么賣耕牛？

張老五：想占些便宜，她早給你端出去了。

張大嫂：想吃些油水，嘴太饞了。

陈 斌：五嫂！你跟五哥談一談，完了再決定，好不好？

張大嫂：好！好！你談談你的原則。（大笑）

小 紅：叔叔，你給我爹記上吧！我的原則是堅決入社，絕不賣牛。

陈 斌：還是談談吧，我一會兒就來！（笑着下）

張老五：你娘兒倆算把我耍笑壞了，唉！女人几時也是女人。

〔陈斌上。〕

陈 斌：五哥，我想了一下，先登記上吧！

張老五：哦！登記上。

陈 斌：我聽見說女人怎么？

張老五：我說女人倒早想通了。

張大嫂：饞貓！以後少吃些油水吧！（大笑）

〔陈斌微笑。〕

張老五：笑什么！這還值的笑。

張大嫂：這才可笑呢！

——幕急落——